

# 幸福的赶路人

□ 龙玉纯

每个人都走在路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我的人生之路完全是我选择的，至今无怨无悔。1989年3月，我选择用一种体面的方式，告别了对我高寄予厚望的老师和父母，“逃离”了贫困的家乡。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我拿着红色的人伍通知书，背着那一天包裹和简单的行李，出现在家中父母面前时，他们顿时惊讶得不知所措。

自己没有征求父母的意见，自己就作主在学校报名参军，连充满希望的高考也不参加了，这是他们心目中平常很听话的孩子的所作所为吗？也难怪父母当时会目瞪口呆。对我的选择父母没有责怪，毕竟通知书上写得很清楚，两天后我就穿军装远行。

母亲默默地为我收起书和行李，父亲翻来覆去地看着我的入伍通知书，半天才说出一句话：“去当兵保卫国家，没什么错！”

走前的那天晚上，父亲认真地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孩子，你应该快十八岁了，又在县城上了差不多三年高中，应该懂事了，父母尊重你的选择，我们想知道的是，你为什么要急着去参军呢？实在参加完今年高考明年再去也不迟。”不知天高地厚的我，当时是这么回答的：“我们这里太穷了，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还有哪一个地方像我们这里一样现在一不通电、二不通公路的？看着别的地方越来越富裕，农民生活越来越好，我就很想离开这里，爸爸您是村支部书记，怎么就没有一点紧急感呢？您不是常说部队是个大熔炉大学校吗？所以我要去当兵，我的青春我作主！”我的回答让父亲顿时一脸的尴尬，他说：“孩子，不是当父亲的工作太不努力，实在是我们这里自然条件太不如人意了，大山深处的小山村，要想很快改变面貌，谈何容易啊！”我接着说：“我们这批兵去的地方是广州，那是改革开放的真正前沿，等我到那里多学点东西，到时候回来报您的班。”父亲说：“那好，希望你到部队后好好工作，加强学习，弄点真本领回来。”我回答说：“你们放心吧，不在部队搞出点名堂，我是不会回来的！”

就这样，带着父母的叮嘱和担心，我满怀雄心壮志一路小跑，出逃似的离开了家乡，跨进了部队的大门，成

为了驻广东特区某部火红木棉花下的一名哨兵。野战部队的生活是紧张艰苦的，也是幸福快乐的，连队爱官兵，官兵爱，不怕苦，不怕累，互相关心相互帮助，在军队优良传统的哺育下健康成长。参加新兵训练三个多月，我磨破军装两套，磨烂鞋三双，整个人脱了一层皮，换得了自己军旅生涯的第一枚嘉奖；参加海训一个月，整个人被海水泡得变了形，又脱了一层皮，换得了自己军旅生涯的第一次优秀士兵奖励；参加海口工程建设施工半年，人被晒得像石头一样黑得发亮，雨落在皮肤上不沾半点，又脱了一层皮，换得了自己军旅生涯的第一个三等功。因为每天能看到特区的变化，我没有叫过一次苦。其实在扶持特区的港口工程建设施工中，我亲身感受到了改革开放的“魔力”，工作虽累但心中仍自豪不已，努力的工作与学习，赢得了领导的信任与培养。一年多以后，我被选中参加全军军校招生统考，最终以我良好的军事素质与优异的文化成绩，考上了军内所有军校。

如果父母知道我考上了军校，那该有多高兴啊。可惜当时家里没有电话，只能写信告知，他在信中报喜还未写好，就收到了父亲的来信，他在信中高兴地告诉我，在市、县两级的强大支持下，在全村人民的辛苦努力下，我们村终于告别了油灯油通电了，电灯亮的那天刚好是爷爷七十大寿之日，他老人家喝醉了……这么一封简单的家信，竟然读得我流下了眼泪。

四年的军校生活，前三年我都没有回家休假过，我利用宝贵的寒暑假，积极参加学院的各种活动，既学到了书本上很多没有的知识，又为自己挣得了一些生活费。虽然军校不要交学费和伙食费，每月还有几十元的

津贴贴，但要买学习资料和其他生活用品，还是要花钱的，我不想增加父母的负担。我每天都给家里写信，告诉父母我在军校的学习生活情况，要他们放心。家里的米信很少，父亲在信中说他很忙，村里的事情很多，他暂要在三年之内举全村之力把村里的公路修好，要把电话线架设好。他还开玩笑说，自从被儿子批评过有紧迫感后，脑袋终于开窍了，知道要努力把改革开放的春风引进小山村了，但愿儿子回家休假那天，看到村里的变化后会给予表扬！每次写信他都要反复嘱咐，儿子一定要好好学习，争取早日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军校毕业命令一下，我便迫不及待地赶往火车站，要我回家离家快六年了，那个大山深处的小山村到底变得怎样了呢？父亲在来信中没有透露半点信息，他希望儿子回家见为实。坐了二十个小时火车，我回到了家乡省城，也得到了在此工作的堂兄的热情接待。休息了一晚，他第二天执意要开车送我回去，小山村离省城近有两百公里，有车去肯定比挤公共汽车强，于是我也没推辞。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出发了。一路上的风景让我感慨不已，省城到我们县城的路变成了高速公路，县城到我们镇的沙石路变成了宽阔的柏油马路，马路旁低矮的平房全部变成了漂亮的楼房……车进山后，我更是欣喜不已，镇上到我们村的路是一条崭新的水泥马路，山坡上树木郁郁葱葱，田地里庄稼长势喜人，茅屋不见踪影了，只见到处都是新楼房……车一直开到我家楼下，父母和邻居们见车里走出的人是我和堂兄，都激动得大喊：来了贵客啦！

让我意想不到的是，父亲的头发白了好多，妈妈说是这几年累的，邻居说是为村里的事操心太多了。父亲说白了头头发也值得，现在通电了，路通了，电话电视也有了，新房子也建了，大家生活变样了，归根到底，这要感谢党的政策好！要说唯一有点遗憾的，那是当年那个吹牛想接我班的人，现在当军官了不能回来接班了！大家哈哈大笑……笑过以后，父亲严肃地问我：“儿子，你现在是个准军官了，入党了吗？”我自豪地回答说：“报告书记，经过部队党组织的精心培养，现在我是一名唱着军歌的预备党员！”

时光易逝永不回，往事让人常回味。仿佛转眼间，我离开老家就有二十多年了。今天回过来看，首先庆幸的是自己的青春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其次庆幸的是自己当年的选择还是正确的。虽然那样选择似乎有些冒失！当然，我想得最多的还是，如果没有部队的培养，今天的我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呢？

初冬的茶峒，少了昔日的热闹与喧嚣。铅灰色天空下，清水江水面如镜，静静地倒映着远山、房屋、树木的剪影，一排小船悠然地泊在岸边，河边的柳树少了春天依依的妩媚，多了一份萧瑟和清冷，古镇的韵味便在这里荡漾开来。灰白、斑驳、旷远。

行走在码头光洁油亮的青石板路上，高跟鞋霍霍有声地敲击着茶峒的寂寥，令人滋生出无限的情思来，叫我不禁想起它的前世和今生。

湘川公路建成前，茶峒码头不过是花垣西进、黔的必经之道，是川、黔、鄂物资和农副产品的集散市场。

湘川公路建成通车后，茶峒码头市场如虎添翼。随着抗日战争爆发，大量由航运为主的教员、学生、难民、潮水般地涌来。这里，地势偏远，远离战火硝烟，仿佛是世外桃源。于是，常德、长沙、汉口……远远近近的客商纷至沓来，开店设铺，经营各种商品，国民政府的四大银行也相继进驻茶峒。

茶峒的繁荣进入鼎盛时期。从四川、贵州来的桐油、倍子、茶油、盐巴、山货等物资，全部集中存放到码头。每天数十只货船，密密麻麻地排列在清水江两岸，装载货卸货，满载货物的大小船只来来往往，一派繁忙景象。湘川公路上车水马龙，川流不息，不舍昼夜地奔驰于天南地北。

遇上农历五、十赶场日，这里商贾云集，摊担林立，人流如织，多达万人。每当夜幕降临，热情好客的茶峒人搭台唱戏，咿咿呀呀地唱尽人世间的爱恨情仇。河码头彻夜灯火辉煌，夜市达旦，人声鼎沸。一河的灯影扑朔迷离，摇曳生辉，把码头装扮成了远近闻名的夜天。

战火熄灭后，这些外来的商户、师生、难民，都烟云般慢慢散去。茶峒的繁华只能从寻常巷陌，从茶峒人家精致的雕花门窗，古朴油亮的曲尺柜台中来追忆了。

伫立在茶峒码头，遐想茶峒“湘西小南京”的辉煌，

## 茶峒码头

□叶梅玉

我仿佛听到从时光深处传来的喧闹人声和欢歌笑语。

如今的码头早已淡去了昔日的繁华，它安详、宁静、悠然。

初冬的清水江畔，仍有劳作的人们。这些镇上的女人从薄雾弥漫的码头上走来，漂在河的石阶上，或洗菜，或在石板上搓洗衣裳，有节奏的棒槌捣衣声伴着女人的说笑声，穿过层层晨雾，慢慢飘荡开来。

这条河流是茶峒浣洗衣物的乐园。三伏天里，孩子们三下五除二把衣服脱得精光，像泥鳅一样，一个接着一个地钻进水里。孩子们擦起水，你泼我，我泼你地打水仗。嬉闹的笑声回荡在小河里。玩腻了这个，他们把眼睛一闭，往水里一站，水面上冒起一个个水泡后，波纹不兴，半天不见人头冒出来，惹得岸上的大人揪着心，大呼小叫地喊着孩子们的名字。突然，“哦”的一声，一个个小脑袋从水里钻了出来，像鸭子一样抖动着头上的水，惹得岸上的大人们又是一顿臭骂。

到了夜里，码头流光溢彩，格外迷人。五颜六色的彩灯错落有致，辉煌在江面上，犹如一幅浓墨重彩的油画，令人沉醉。漫步于码头上，疑似进入一个童话世界，让人驻足留恋。

茶峒码头，更有热闹的时候。

每逢赶场天，这里人潮涌动，湘、渝、黔三省市边界的人们，挑着担，背着青囊，从四面八方赶来。各种各地地道的山货、物美价廉的农产品堆积如山，顺着码头一字排开：油粑粑、米豆腐、醋萝卜等各种风味小吃，香炸豆皮，撩拨着你的味蕾；苗家姑娘各种各样的手工艺术品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手绣鞋垫、手绣壁挂、手

绣花包……那些五颜六色的丝线，到了她们有魔力的手上都会变成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苗语汉语南腔北调，嘈嘈杂杂。讨价还价声，叫卖声，一浪高过一浪。也有头裹布帕，身着苗服的寨家汉子和妇人，围坐在一隅，放着音乐，悠闲地唱起苗歌，生动地演绎着这一古老民俗的独特魅力。

每年端午节，这里更是人山人海，水泄不通。一年一度的赛龙舟、抢鸭子成了这里的一道美丽风景线。“棹影斡波飞万剑，鼓声劈浪鸣千雷。”那份吐山河的气势无不彰显出湘西男人们的血性和大山一样刚硬的骨性。鸭在山中游，人在水里追，岸上的呐喊声，欢笑声、哎哟声、喝彩声，一波又一波地在河码头上空荡漾。那份热闹场景，在沈从文《边城》的字里行间仍可寻觅。

但热闹总归于尘世间，唯有她，永远置身于红尘之外，孤独地等候着她的爱情。隔着一条银带子般的河流，便可望到对面绿树掩映的翠翠那影影绰绰等待的身影。对岸的爱情，在这瑟瑟寒风中，愈发显得凄美而婉约。

就这样站在冬日的茶峒，怀想着这个孤独的女子，仿佛站在时光的最深处。远古的故事或许穷尽我们的想象力也无法抵达，我却如此热爱足下的这片土地。

